

CMYK

从文学到哲学

From Literature to Philosophy

彭运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摇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文学到哲学 张其成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ISBN 978-7-5097-2444-4

I. ①从...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史 ②世界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3456 号

自摇摇序

四年前，作者从某些文学作品中发现了一类不同寻常的东西，最终又将此类不同寻常者命名为“神圣者”。本书千言万语，实际上只是对于神圣者的实在性所作的反复揭示或证明。本书也可以说是对于人类神圣文化的一次总结，或者是对于人类神圣文化的一种崭新的解释。

在文化日益世俗化的今天，本书可以满足人们心灵深处对于神圣文化的一点渴望。

本书有这么一个优点：不用“玄谈”的方式来“谈玄”。本书始终不曾远离各种现象。

诗学篇对于全书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也最集中地体现了对于传统诗学的革命性。历史上，一般来说，总是各种哲学给诗学提供各种原理；本书中，却是

诗学为哲学贡献了第一原理。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作者由此相信，任何有些价值的哲学，只能是起步于对于具体科学的探索，而不是对于哲学史的直接钻研。

作者不是方法崇拜者，却发现科学所发现的每一种原理正是有效的方法。作者在此道出此点，供志在创造的后来者参考。

一个人能够“顿悟”到某个原理的存在，他诚然是幸运的，但科学研究更艰巨的任务，是认清此原理的各种性质，从而形成对于此原理的清晰定义——这一过程或许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层层深入的。科学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逐步发现乍看之下相歧异者的同一性。

自摇序	1
-----	---

上篇摇诗学篇

一摇人格诗学之大意	3
二摇论两种主人公	19
三摇论文学神话	30
四摇论天才悲剧	38
五摇超越“人物性格分析”	48
六摇论文学中的神圣智慧	57
七摇人性与艺术技巧	66
八摇诗学七题	76
九摇《哈姆雷特》的人格诗学批评	98
十摇作为天才悲剧的《俄狄浦斯王》	111
十一摇诗学杂记	123

下篇摇哲学篇

一摇论文明神话	139
二摇论哲学解释	152
三摇源于哲学思维和文学杰作的信仰	168
四摇论真理	179
五摇论人	185
六摇论自由	196
七摇论美	207
八摇再论美	218
九摇悖论研究	226
十摇论哲学创新	230
十一摇哲思四题	235
十二摇哲学杂思录	243
十三摇哲学杂记	255
十四摇读《论语》四题	268

一摇人格诗学之大意

通过对某些文学作品的考察，作者发现了一类不同寻常的东西，并且最终将之命名为人性。通过对另外一些文学作品的考察，作者发现了另一类也是不同寻常的东西，最终将之命名为大自然。

作者最终将此人性和此大自然合称为神圣者。神圣者是目的和智慧的统一，是运用自身智慧以实现自身目的的、周而复始的过程。

作者将可以从中发现人性的作品，称之为文学杰作；将可以从中发现大自然概念的作品称之为文学神话。本文主要是考察“文学杰作”，“文学神话”则另有论文详论之。

神圣者概念（包括人性和大自然）得之于对于文学作品的实证研究，神圣者概念的真理性的，可以最充分

地体现在文学批评过程中。对于文学杰作的批评，即是指出其中的人性——作为永恒者的、运用自身智慧以实现自身目的的人性。

人性和大自然，作为神圣者，是“纯粹的生命力”，或者“原始精灵”。文学杰作是人性实现自我肯定——以自身智慧实现自身目的的方式或产物。人性作为原始精灵，是文学杰作的主人公，此主人公既不受作家的支配，也无关于善恶。

文学杰作是人性运用自身智慧以实现自身目的的方式或产物，所以，就作为此人性之化身的主人公来说，即使此主人公遭受各种灾难或痛苦，此主人公却必然地是最后的“赢家”。

现在以《窦娥冤》为例。

有一本标明为“中国著名大学文科教材”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说：“窦娥冤案的主要根源，竟然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在不道德的现实社会中，坚守传统的美德反而把人们推向火坑，这正是作品对元代现实社会的深刻揭露”。

总之，窦娥在这里被理解为道德模范。

但我们真的可以像品评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那样来品

评窦娥的道德吗？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窦娥冤》中找来证据，从而有力地证明不能把窦娥说成是道德模范：窦娥在临“死”之前发誓：“我窦娥死的〔得〕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窦娥“死”之后，果真使得楚州地区“三年不雨，寸草不生”。

“三年不雨，寸草不生”又意味着什么？这无论如何大概也不是善人之所为吧？如果说窦娥死得冤，那么，又有什么比起楚州地区经受“三年不雨，寸草不生”的灾难更冤呢？

实际上，文学杰作中的主人公既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只不过人们出于常识心理总会感到文学杰作中的主人公是善的，人格诗学根据神圣者概念，却能以常识之矛攻常识之盾，从而显示出一点：文学杰作的世界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对于主人公谈善论恶是无济于事的。

主人公既然是某种人性的化身，而人性又只是运用自身智慧以实现自身目的，那么，文学杰作中的一切，都只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存在，都只能是充满了智慧为了目的的最终实现而巧为设计的意味。窦娥作为主人公所象征的人性，可以命名为“仇世倾向”，对社会加以

毁灭是它的目的。人性作为神圣者，在文学杰作中，它的智慧主要被用来“论证”其自身目的的合理性。窦娥首先使得楚州地区“三年不雨，寸草不生”，然后又使得张驴儿及官府所有相关官员们受到惩罚，都是理由充分的：“这都是官吏门无心正法。”^①

先因后果是我们的天然信仰，这本身大概不会有什么大的错误，但以此来解释文学杰作却是错误的。窦娥之死，并不是像前所引那段话所说的那样，是死于窦娥“坚守传统的道德”，也不是死于窦娥自己所说的“官吏门无心正法”。

科学的结论通常会使常识目瞪口呆。今则说：作品中的窦娥的确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官吏门无心正法”在作品中也是一个事实，但这一些并不是导致窦娥冤死的原因，相反，窦娥想要冤死，才是窦娥“坚守传统的道德”和“官吏门无心正法”的真正原因。

窦娥所象征的“仇世倾向”这一人性，运用自身智慧以“论证”自身目的的合理性，发出了这样的隐秘之音：“坚守传统的道德”却只能导致坚守者的厄

^① “这都是官吏门无心正法”，其中的“门”字，应为“们”。但原文是“门”，故本文用“门”字。

运，坏人横行再加上“官吏门无心正法”，这样的社会又是多么可恨啊。这样的社会留着又有什么用呢？

总之，作为“仇世倾向”这一人性之化身的窦娥为了实现“毁灭社会”这一固有目的，便运用智慧，既让自己显示出“坚守传统的道德”这种形象，又内在的规定了“官吏门无心正法”，由此使得自己“蒙冤而死”，从而有了采取行动的充足理由。

文学杰作中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只有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因为作为作品之灵魂的人性，只是目的和智慧的统一体，智慧又表现为对于手段的“设计”。如果我们执意要在文学批评中运用因果关系概念，那么，就文学杰作来说，事物（现象）的原因是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窦娥蒙冤而死的真正原因，不是由于窦娥“坚守传统的道德”，不是由于“官吏门无心正法”，而是由于窦娥想要毁灭这个社会。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于李白的这首《静夜思》诗，流传颇广的喻守真所编注《唐诗三百首详析》认为：“这是即景思乡之作”，“寻常口头言语，一经诗人道出，即觉别有风韵。这一半是诗人头脑灵敏，能说人所说的话，能

写人所写不出的景，但是这种话、这种景，却又很普通的在人人口头、在人人眼中；一半是诗人将这种口头话眼中景，用有韵律的字句写出来，就觉得格外动人了”。

这里，喻守真事实上把《静夜思》看成是一表一里两个层次的统一体。《静夜思》的浅表层次，是“寻常口头言语”；它的内里层次，是“别有风韵”。当然，这两个层次都是从欣赏者角度看出来的。喻守真的评论中没有任何科学概念，因而可以认为是感觉主义的批评。

一切感觉主义文学批评都终将摆脱不了自相矛盾，终将是顾此失彼的。

喻守真发现了《静夜思》是由“寻常口头言语”构成的，这并不错；喻守真的错误，在于对于此“寻常口头言语”所作两方面的说明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寻常口头言语”乃是“很普通的在人人口头”——这种说明（解释）可说是同义反复；另一方面，又把“寻常口头言语”说成是“人所说的话”。

所以，按照喻守真所言，“人人”都说不出自己

“口头”的“话”。这诚然是荒谬又荒谬的。

感觉主义容易倾向于艺术家崇拜。喻守真所理解的诗人，既“头脑灵敏”，又能运用韵律等艺术技巧，总之，这样的诗人便是艺术品“别有风韵”的全部原因。喻守真此段批评的根本目的，是想解释：为什么《静夜思》具有“风韵”？喻守真实际上所做的，只是从诗人“灵敏的头脑”和诗人的韵律技巧两方面来回答的。但《静夜思》一诗，至多也只能说是“有韵而无律”，总之是甚少通常之所谓艺术技巧。所以，喻守真对于《静夜思》艺术魅力的解释，只能是主要地乞怜于诗人“灵敏的头脑”了，并且要把这个“灵敏的头脑”同此诗中显而易见的“寻常口头言语”这一特性联系起来。

按照喻守真的感觉主义说法，诗人凭借自己“灵敏的头脑”而说出“很普通的在人人口头”，但又是“人所说不出的话”。

包括感觉主义这种天然倾向在内的绝大多数诗学，总是只能注意到诗人的“灵敏的头脑”而不能注意诗人“丰富的心灵”，尤其不能注意到比起通常所谓心灵更要深邃一万倍的人性世界。

人格诗学对于《静夜思》的解释是：此诗的灵魂，

是作为人性之一种的“对于家乡的热爱”，此人性运用自身智慧，“论证”了思念故乡的合理性。此“论证”的具体内涵是：月亮是月光的故乡，月光一旦离开了月亮，就会变得有如“霜”一般寒冷；月光是如此，人又岂能例外呢？所以，人是不应当离开故乡的啊。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对于杜牧这首千古传诵的《清明》诗，被吾人所公认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评论道：“这诗重要的在‘欲断魂’三字。由这三字，才生出下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来。但这首诗的好处，则好在不讲出‘欲断魂’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他不说，且教你去领会”。（钱穆《谈诗》）

钱穆先生此段评论，贯穿了感觉主义和常识心理：没有行人的“欲断魂”，大概也就不会有行人的“借问酒家何处有”了，大概由此也不会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幕了，所以，钱穆先生断然说“欲断魂”“生出”了《清明》诗的末尾两句。

但一切伟大艺术诚然是有如有机体一般，甚至可以说是“纯粹的有机体”。我们能够说手比脚更重要吗？

能够说心脏比肝脏更重要吗？

钱穆先生所言“‘欲断魂’究是怎样一回事”，大概是指“‘欲断魂’”的原因。钱穆先生觉得：诗人自己当然清楚“行人”为什么“欲断魂”，但就是“不说”，“且教你去领会”；在钱穆先生看来，诗人的“明知而不道破”产生了奇迹，因为这导致了“这首诗的好处”。

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最伟大的诗就只能是那些最晦涩、最难被猜破的谜语了。

人格诗学对于《清明》诗的解释是：“雨纷纷”正是“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原因，此诗的灵魂，是作为人性之一种的“对于淫雨的厌恶”，此人性运用自身智慧，“论证”了“雨纷纷”之可恶。“牧童”对于“行人”的“借问”，其所作出的反应，仅只是“遥指杏花村”，而没有语言上的应答——这可以说有点儿不礼貌，因为“行人”那边儿是“借问”——彬彬有礼的“请问”。但问题是：“牧童”的“不礼貌”是否有理由？我们说，此“牧童”这时从“行人”那里获得的信息是：他是“欲断魂”——痛苦之情写在脸上，他想找一处“酒家”来自我排遣；“牧童”当然知道“酒